



■王晓伟

要不是工友无意间说起,我还真没注意到,自己更衣柜内的摆放竟和赵班长的如出一辙——干净衣服打包放在最上层,留下的中层空格放工衣,下层是矿靴和洗漱用品的位置,就连柜门上的小镜子都同样悬挂在最左边。特别是衣柜的右下角,发黄的塑料袋包裹着手机。

这样的“雷同”,让一个人的好奇变成一群人的围观。这也难怪,放眼扫一遍,同样的一排衣柜,乱糟糟且各异的摆放中,只有我和赵班长的一样整洁。这点,我倒没怎么太注意,要说注意到的,那大概就是赵班长说过的话和日常习惯了。

记得刚到煤矿参加工作那会儿,初到一线的我总是毛手毛脚,丢三落四不说,还惹人操心。好在我被安排到和赵班长一个更衣区,更衣柜还紧紧相邻。所以,那时没少听得他的叮嘱,什么入井戴好安全帽,扎好帽带,绑好袖口;什么记性不好,就将所有物品有序码放,养成良好的规整习惯等。尤其是经过一班的工作后,升井的第一件事,就是必须要和家人报个平安。

赵班长负责我们采煤班,班中的大小事都归他全权管



图片由AI生成

理。所以,平日里他十分严格,特别是涉及安全相关的问题,总是说一不二。有一次,入井后在劳动中忙碌的我忘记了确认和写记录,被他巡检时发现,落得好一顿训斥。他严肃地告诉我,未按要求进行安全确认,是一种违反劳动纪律和粗枝大叶的行为,要坚决杜绝才行,否则给事故可乘之机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平常在班里严肃又厉害的赵班长,下班后却判若两人。他每次升井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来到澡堂更衣区,打开柜门,在小镜子前整理一下帽子和衣领,然后以

温柔平和的言语与手机那头联络。“我已平安升井,班中安全无事故,我这就给你发个照片去……”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从最初的彩信,到后来的微信,这件事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
我曾问过赵班长,他说那是自己的妻子,升井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给她报个平安。听了他的解释,我也想起了家人,每次都是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,问这问那,言语中满是深情与牵挂。是啊,煤炭开采是个高危行业,站在家人的角度,哪有不担心、不惦记的?想着想着,突然间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……

更衣柜门上悬挂一枚小镜子,升井后打开柜门,向左偏头照一下,整理一下安全帽和衣着,再从衣柜右下角掏出被塑料袋裹着的手机,防止沾满煤尘的手模糊了镜头。然后以最精神的样子跟家人联络,让他们知晓我已平安下班,这已然也成为我升井后的第一件事。至于更衣柜中的摆放,估计也是受了赵班长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可能是想得过于专注,直到工友拍了我一下,我才缓过神来,此时眼前已是一双双好奇的眼睛。至于答案我还没来得及开口,那边的赵班长已经给妻子拨去了电话,工友们亦齐刷刷聚了过去,跟嫂子聊得热乎,显然忘记了刚才的提问。至于我,则回头再次看了看柜中的摆放,随之也满心幸福地拿出了手机,拨通了家人的电话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)

一线
故事汇

夏日山行



■董全云

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古人云“偃仰茂林逃酷暑”,是指暑热天气适宜去山林中避暑。

朋友在山西陵川县锡崖沟发来邀请,告诉我那里凉爽舒适,最高温度也不超23摄氏度。朋友已退休,每年夏天都会在山里找家民宿待上一段时间,写生、采风、读书,正好捱过苦夏。

车窗外,高速公路似黑色丝带,蜿蜒伸向远方。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,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峦。车辆行驶在曲折的山道上,两侧山峰高耸入云,远处的锡崖沟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。赶到目的地时,夕阳正缓缓西沉,彩霞染红了天际。

停车后卸下行李,向农家报了晚餐,便和朋友奔

赴悬崖飞瀑处。锡崖沟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处,有一条险峰峻岭合围的峡沟。两岸巍崖错列,赤红色的绝壁千尺,崖对面是一排参差的房屋,白壁灰瓦,似隐似现藏匿于崖壁上的绿色中。

小村随山势而建,几棵山楂树随意隐在山洼的角落,挂满青色的小果实。结满果实的老核桃树上,几只不知名的雀儿在欢唱。沿着石板小路漫步,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农舍,炊烟袅袅升起,翠绿的青山弥漫起轻纱般的雾霭,果然处处皆如画。

临峡俯视,凉气升起,涧底的流瀑轰然撞击于岩壁,瞬间白雾腾腾。临石而坐,有风自峡谷而来,衣袂翩翩,对面山崖不时有鸟儿突兀展翅飞出。

抬头见一轮素月,从对面的山头缓缓升起。山月初如银盘,驻足峰顶,太行雄姿尽收眼底。那些褐红色的绝壁,以及凌空生长在绝壁上的树和灌木,令人

心生敬畏。

平日在城市,极少能看到如此美好的月色。远山近树,村路田畴,一切明晰可见。明月轻移,苍山如黛,仰望夜空中,灿烂星河如画。寂静的山村,不时有夏虫低鸣,还有不知名的鸟儿偶尔传来几声啼啭。

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曾写月下秋山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静谧的山林、凉爽的秋日、黄昏时分的安宁、新雨过后的清新,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——这是诗歌所呈现的美好意境。而身处夏日山林,观感亦是如此。

此时,崖头观瀑已生出几分寒意,幸好出门前加了一件外衣,才能继续漫步在寂静的山野。忽然,一只山鸟从树丛中飞起,嘎嘎惊叫着,飞向对面的山崖。

饭后,倚坐露台,望着对面夜色中的锡崖沟,皎皎月色,清风拂面,耳畔传来鸟儿夜啼,山居愈发幽静。

清晨,早起远眺。对面山边的雾气,从峡谷氤氲漫起,开始仅一团白,接着犹如潮涨,向村庄溢开,然后攀上从三个方向环绕小村的万仞绝壁……峡谷、湖水、石板房全都隐于淡白色的轻纱中。远远望去,对面的碎瀑轰然跌落万丈悬崖,又汇成小溪,在山沟下缓缓流淌。

山中的空气格外新鲜,游走在锡崖沟的每一个角落,全神贯注地用镜头记录美景,以及小山村的可喜变化。这时民宿主人打来电话:“姐,饭好了,您回来吃饭吧!”

一位老人见我面生,笑着与我打招呼,她身后两层楼的小院虽小,却干净雅致,灰色的屋檐下挂着火红的灯笼,灯笼上印着“山楂树下”四个字。这大约是她家的名字,就像我住的那个院子叫“天然居”一样。

路边的田里,生长着翠绿的蔬菜,狭长不规则的菜园篱笆上开满紫色的牵牛花。露水打湿了裙裾,我弯腰捡拾遗落在草丛里的山核桃,剥开外面黑色的枯皮,就是鲜嫩的新核桃。几位背着行囊的户外爱好者,一边愉快地哼唱着歌曲,一边热情地与我打招呼,他们沿着白陉古道而来,又如同风一般迅速从我身旁掠过。

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”徜徉在夏日的锡崖沟,山花的芬芳浸染了衣襟,瀑布中的溪水潺潺流淌,处处是大自然迷人的韵味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乐佳泉

第一次见到榕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那时我被分配到闽东一座叫三都的小岛上。

登上三都岛时已近黄昏,尽管旅途劳顿,但迷人的现代化港口、满目苍翠的海岛,在落日余晖下显得神秘而新奇。经过岛上街道拐角处,一棵大树引起了我的注意,扭曲的树干旁凌乱地堆满了杂物,树枝下稀稀拉拉挂着些根须,像一个没刮干净胡子的糟老头。有人介绍说,这是榕树,那根须叫榕须。当时,我对榕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,甚至觉得这种树种在道路旁有碍观瞻。

去年夏天,因事在福州小住了一阵,这也是我调回浙江后一直魂牵梦萦的事。再次踏上熟悉的八闽大地,心中生出无限感慨。

福州的夏天热得出奇,车窗外的植物都耷拉着脑袋,唯有榕树翠绿如初、生机勃勃。街道两旁,护道用的榕树连成一片,令人称奇的是,这些树都经过精心修剪,一棵棵很好地紧挨着,树冠连成一片,远远望去犹如一堵绿色的丝帷挂在半空。原先衍生出来的榕须也被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裁剪,以防行人在树荫下行走时被挂拉。

在福州著名的鼓山风景区,苍翠的松树和已过花期的梅树,给这悠久的“梅好福地”带来新的生机。在一处摩崖石刻处,我见到两棵树型奇特的榕树,它们相距很近,初见时,以为见到了独木成林的奇观,走近后才发现,是两棵树相互缠绕着,盘根错节,若不仔细分辨,已很难分清“你我”。另外,两棵树之间原来铺就的石板路,已被树根拱动得面目全非,坑坑洼洼,裸露的树根镶嵌在石板缝里,光滑如卵,成了游人的垫脚石。

两棵树的树龄已无法测算,其中一棵的树干已被岁月侵蚀出一个大洞,但树洞中又长出一棵树,有胳膊那般粗,从树叉中间的洞口伸出来,直直地伸向天际,而榕树特有的榕须又从新树里长出来,悬挂在老树的树洞口,象一副天然的窗帘。树中树的奇特景象,以及榕须若隐若现的样子令人称奇,令同行者无不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而生出赞叹。

我在两棵古榕树前驻足,抬头仰望,树枝毫无拘束地伸展着,纠缠着,像几个人在相互挽扶。垂帘一般的榕须已经发黑,好像历经沧桑一般,充满野性。

继续前行,情不自禁回首遥望,这两棵古榕树,在夏日灼热的阳光照射下,翠绿欲滴,就像福州这座城市一样,于光阴更替间厚积了底蕴,也焕发着盎然生机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月下荷塘

■吴军

月光落进荷塘时,整个夜晚都荡漾着涟漪。

荷叶是浮在水面的绿罗裙,风一吹,便撩起层层叠叠的暗香。露珠从叶心间滚落,惊醒沉睡的水波,一圈圈在水面上舒展开来,仿佛时间正在以最温柔的方式丈量着天地。荷花举着淡粉的烛台,花蕊间垂落的金丝,比任何灯盏都更接近清雅的本质。

有人踏着石阶走来,惊起了三两点萤火。夜鹭单腿站立在枯木上,影子被月光拉得细长,像是搁浅在沙洲的墨笔,随时要写下关于永恒的诗行。

蛙鸣从最幽深的角落浮起,带着水藻的湿润。老柳树垂下的枝条轻点着水面,涟漪化作千万尾银鱼,朝着月亮游去,却在触到倒影的刹那碎成一片。月下的荷塘让我在某个瞬间会错以为是天上的银河决堤,星辰都顺着叶脉淌进了荷塘。

采莲舟轻轻划过的地方,水面裂开又合拢。船娘手中的竹篙在水面点破的不仅是寂静,还有封存在水下的古老光阴。此刻搅动起的粼粼波光里,或许正浮着苏东坡酒盏中溅出的半阙小词。

月光下,荷塘里的莲蓬低垂如铃铛,装着整个夏天的雨水。剥开翠绿的外壳,莲子白如新雪,苦芯里藏着烈日晒透的往事。孩童把莲房倒扣在头顶,奔跑时漏下的月光,恰似老故事里七仙女遗落的珠串。

月下荷塘的碧水最深处,朱自清那篇《荷塘月色》中的句子,至今仍在池塘的波心轻轻摇晃,字句间弥漫出来的荷香,比纸页上的墨痕更经得起时光的淘洗。此刻,若有书生携卷而来,怕是要被游鱼衔走书页,文字该回到水里,化作亭亭的荷,生出荷叶田田的景致。

薄雾涌起时,荷塘成了洇开的水墨。白鹭掠过之

处,翅膀勾出优美的轮廓,爪痕点破了云天的留白。雾中的荷花显出宣纸的质地,仿佛只要伸手触碰,就会染上未干的曙红与纯白。

月到中天,水面上仿佛浮起半透明的绸缎。睡莲合拢了金黄的睫毛,把未做完的梦寄存在涟漪里。野鸭拨动红蹼,将完整的玉盘剪成细碎的银箔,每一片都映着不一样的苍穹。这样的时刻适合沉默,连叹息都会惊动荷叶下依偎的鸳鸯,它们交颈的姿态,原是古老《诗经》里未曾褪色的插图。

黎明前,荷塘涌起璀璨的星光,露水从荷叶上滴落,像是更夫敲着打更的梆子,一声轻、一声重。荷花静静地沉默着,蜻蜓停在荷叶上,水草摇曳的节奏暗合着宫商,整片荷塘成了摊开的乐谱,等待晨风奏响第一曲歌谣。

此时此刻,尽情感受月下荷塘,殊不知,美丽的新荷已在水下悄悄萌动了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图片由AI生成